

## 三彩风·文苑

## 奔跑的少年

□程应峰

汽车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上行进。阿坝草原，并非想象中那么一望无际，只是显得较为开阔而已。青翠是它的主色调，局部的平展之外，有着跌宕的美丽。

怎么都想不到的，行进中的汽车抛锚了。司机下车修车，考察团一行也离开了汽车。高原的阳光烈烈的，无遮拦地倾泻下来，热辣辣地照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谁都知道，强烈的紫外线极易灼伤人的皮肤，于是大家很快支起了为应急而携带的帐篷，钻了进去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少年赶着一群牦牛来到附近的草场。少年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并不精致的牛角号，手熟练地舞动着放牧用的鞭子。他安置好牦牛，来到我们的帐篷外。近看才发现，他的衣衫破烂不堪，颜色黑不溜秋，他的肤色较之衣衫有过之而无不及，黝黑发亮，一看就知道这是高原阳光照射的结果。

他好奇地围着帐篷转了一圈，然后在帐篷门口定定站住。感觉有人注视自己，少年一笑，一排洁白的牙齿射出光芒。有人问他什么，他一副很迷惑的样子，我知道这是语言上的障碍。从他那双黑亮的眼睛里流淌出来的，除了好奇，还有渴望和羡慕。

心细而善良的英姐，看着少年黝黑的脸，看着他那一身穿着，眼睛有些湿润了。她从兜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，塞到少年的手中。那一刻，少年的嘴唇动了动，想说点儿什么，最后还是没有说出来。只见他揣着钞票，转身飞奔而去。

同行的人说话了：“英姐，你的钱这么一给，恐怕有麻烦了。那孩子肯定叫他的同伴去了，他的同伴要是都来找我们要钱的话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”听他这么一说，英姐不安地看看大家，又看了看远方，将信将疑。那一刻，我感到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得有几分凝重。

终于，少年的身影再次出现，由远而近，越来越清晰。看得出，他是抱着什么东西飞奔而来的。近了，原来他抱着的是一束鲜花，花红白相间，在阳光的照射下耀眼夺目。看着少年胸前颤动的鲜花，在一阵惊愕和沉默之后，考察团全体人员都会心地笑了。应该说，这种笑，是夹杂着愧疚和感动的。

少年奔跑着，来到英姐跟前，单膝跪下，将鲜花高高举过头顶，送到英姐手中。英姐接过鲜花，将少年扶起来。那一刻，我又一次看见少年笑了，那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笑、感激的笑。

汽车开动的时候，少年挥着他的牧鞭，蹦蹦跳跳地离开了。透过车窗，他越来越模糊的身影让我觉得，高原之上，他就像一朵自在的格桑花，朴拙而美丽。

## 栾川豆腐

□梁爽

对于我这样的吃货来说，参加高校传媒联盟的栾川之行活动最大的收获，就是过足了豆腐瘾。

在洛阳城里，栾川豆腐是块金字招牌，价格比其他豆腐高一些，卖得却更好。我小的时候，大人做饭要我去买豆腐，一定特意交代买栾川豆腐。上高中时，初见来自栾川的同学，不止一人脱口而出“你们那里出豆腐”。

洛阳的夏天漫长，栾川却难得的凉爽，故而每年暑假，我必到栾川呆上数日，每次也必要吃一吃最正宗的栾川豆腐。不过，这次在老君山吃满满一桌的豆腐宴倒是第一次。

栾川豆腐白嫩、筋道、豆味儿纯正。最经典的吃法是白豆腐蘸青红辣椒汁，这也是豆腐宴的头菜。豆腐清淡，辣椒浓烈，二者中和得恰到好处，又似乎暗合了中国人的某种奇妙的文化心理。这样的吃法我也只是在吃栾川豆腐的时候见过，或许是因为其他豆腐的味道不够地道吧！

大抵所有带豆腐的菜，一旦用了栾川豆腐，即成上品。上高中时，学校对面有家清真馆子，这家的铁板豆

腐要比别处贵一些，就是因为那豆腐是栾川出品。后来店家干脆将菜名改为铁板栾川豆腐。那时候，我们偶尔会偷偷跑出学校吃晚饭，这道铁板栾川豆腐是必点的。

做栾川豆腐的第一要点是酸浆点卤，据说酸浆跟栾川人常吃的酸白菜有些关系。酸白菜是再普通不过的玩意儿，如是说来，栾川豆腐倒真是化普通为神奇的产物了。

做栾川豆腐的第二要点是水，磨栾川豆腐必用栾川的山泉水。“出了栾川，别想磨出这么好的豆腐。”为我们开车的师傅说起栾川豆腐便有些刹不住车，神采飞扬，一口地道的栾川话，也不管车上的外地人能不能听懂。

上善若栾川水，可为飞瀑，可作鸣泉，可成清溪，还可磨豆腐！

暑假已然结束，我回到多水的江南读书，在这长长的学期里，我是吃不到栾川那样带劲儿的豆腐了，这令我怅然若失。



□李学军

## 黛眉如诗



(资料图片)

山谷的风终于收拾起一天的热情，在夜幕下安静下来。整个黛眉山像一朵美丽的茉莉沉浸在月光杯中，品也悠然，听也悠然，思也悠然。

露宿于茫茫原野，背靠一棵孤柳，枕云卧月，沉醉在故乡的梦里。

草原之上，月华如银。月光之下，草色如墨，草影如发。朦胧间，那个叫黛眉的女子端坐于梳妆台前，脸上的笑意已灿烂了一河星辰。

一个女人和一座山的传说，流淌在月光里，铭刻在夜色下的天碑之上，千万年不锈，万千载不朽。

风，轻柔地吹过。草，接受着夜的洗礼。山，静静地呼吸。偶尔，月华漫过树梢，惊醒夜莺一片，像翩翩的白鹭，荡漾起我的乡愁。此刻，我的梦，同时光一起悄悄流逝。

月光专心弹奏，夜色专心传递。草原如湖，风若鸥鸣，丝绸一样抖动，夜色追着夜色，像翅膀挨着翅膀，那声音，飘逸在石缝间，膜拜着每一寸月光的辉

煌。而我似一粒沉睡的石子，梦见自己满身披绿，瞬间的惊恐拉皱寂静，但见月光溶溶，一次次叫醒那梦中的女人。

黛眉如诗，黛眉如画。我的目光短浅，看不到山的高度，但能触到月在手心，云在手背，路在脚下，草在胸口。

水不顾岸上的风景向前流动，琴音不绝，轻盈的银色音符在山顶匍匐。水更不会因为夜的深沉而停止歌唱，诗一般含蓄。在影影绰绰中，月色里的水声像一群群被风流放的蝴蝶从草尖飞过。我奔跑着，掬一捧夜色掷去，思念跌进梦谷，些许花瓣与荆棘拥抱着我。月光和水声都在转弯，独有阵阵清香与疼痛在拥挤，但那种带着馨香而伤痛的感觉是难得的一次亲密，如此的接近，似乎我已扛起了山的传说。

在一座老房子前，我迎面看见了时间，看见了它的皱纹和银发，看见了它在一块块青砖上爬行。在月光下，时间置若罔闻，黛眉仍是一个美人，而我的青春一去再也不回。